

分二洋售●張一日今

准 明 日 出 版

白克路
別覺社啓

謹防假冒

我對於衣食住之感言

(禪慧謝)

講到衣食住三種問題，是人生在世最要緊的，少了一種，就不成功，況且上海是個繁華的地方，那衣裳必定要陳，那房子必定要新，那食物必定要精，這三種，在生活上，方稱漂亮。食是天天養生的，也不可一日而間斷，語云：不食則餓，就是此義，所以米價無論怎樣的昂貴，人家還要買米呢。

住是第一須合衛生，最好是大洋房，四面的空氣流通，身居其中，足夠受用，冬日有熱水汀，夏天有電風扇，這是何等的舒服，何等快樂。

然而上海一隅，富有的人，固屬其多，窮苦的人，也是不少，一般哀哀無告的小民，連布衣都穿不起，淡飯也不能飽，小屋也不能住，到了這個時候，真是苦不堪言，許多有錢的富翁，那裏會知道呢，我想到這一看，可見世間上的貧富不均了。

孟麗君小史

(陳俊棠)

孟麗君，魯產也，爲孟福田之長女，能歌能舞，工青衣，兼諸小生，武工玲瓏活潑，唱做足臻上乘，是以每一登場，已得玉潤珠圓之妙，前歲在漢口，有「麗君親王」之盛譽，全受海上大舞臺之聘，獻技已歷四月，早得劇曲家之譽矣，連香傳及花木蘭，尤爲其拿手傑作，現年二十九，聰穎過人，大有舉一反三之慧，雖坤伶中首屈一指之人才也。

臨別贈言

「報」第幾期上刊過你的大作，「現代的歌舞」，使我五體投地的佩服，說得真是非常的痛快，句句是事實，你未在上發表意見之前，歌舞的危機，已顯露無遺，使我感到驚慌，把他們的把戲，一一地寫出來，恐怕是個個心痛，個個頭氣，而尤甚於此，在三四天之前，我友「西」女士對我說：這篇稿子，說得太厲害，太汗彩霞女(十之點影)



南京之趙蘭芬

南京夫子廟第一春，有名花曰蘭芬者，顧爲吳產，家道素寒，因而墮落青樓，乃飄泊至南京，二八年華，舉止文雅，毫無北里之習，待人接物，和藹可親，故「蓮華」稱爲「蓮華」，與之游，擅歌、工舞生，能戲其夥，其天賦歌喉，則清婉圓潤，頗多動人之處，有客曹某，商界中之佼佼者也，待之厚，情殊相得，每日夜雙宿雙棲，大有不離不棄之概，亦可爲知音焉，今後蘭芬得一佳耦，諒之可以自慰，余敬佩蘭芬之爲人，特錄之以誌本報。

介紹禮拜日報

頭版六吳憶緒主編之禮拜日週報創刊號，准於陽曆本月二十日出版，閱內容頗爲豐富，故往顧者，請早不絕云，「西裝客」

別覺社遊藝會紀趣

(風高倪)

前晚「十二日」別覺社附設平民義演夜校，假座海波旅同鄉會開游藝大會募款，記者九時乘車往，已人頭攢動，擁擠不堪，愛誌趣事數則，以留鴻雪。

▲合浦珠還打鳥帽 該社社員徐耀庭君，奔走忙碌，不以爲勞，少焉，來謂陳是我君曰：吾頃置於台後之打鳥帽，不翼而飛矣，此時吾輩速請其偵查，而徐君毫不介意，一若無事，及吾與抱琴生錢亞農諸君返家時，而徐君須戴帽子，忽促而出，叩其帽，則已合浦珠還矣，但其熱心公益，可謂至極。

▲盒子鞋子糊不清 當戲演至半時，忽一人在台上報告曰：刻有人失落盒子一只，倘諸君有拾得者，請交本社社員或維持秩序之童子軍，則感激無窮矣，言畢，人而場內觀衆，聽之皆莫明其妙，所失者，究不知盒子還是鞋子也，於是全場交頭接耳，私語紛紛，成一疑團矣。

▲香煙屁股起交涉 是晚吾友陳拙民君曼情二君不在座，當其將出時，某招待員呼曰：香煙屁股不要丟下去，「香煙屁股」君坐在樓上，一時陳君手執香煙屁股，於是心甚不樂，即起而交涉，卒經徐君伸運出面調解，一場風潮，方告了結也。

▲來賓風頭首爲我 當吾輩將走時，該社分贈別覺特刊，時張子樞影告吾曰：高風，今日來賓中風頭最出者惟君矣，吾曰：情影

日：香煙屁股不要丟下去，「香煙屁股」君坐在樓上，一時陳君手執香煙屁股，於是心甚不樂，即起而交涉，卒經徐君伸運出面調解，一場風潮，方告了結也。



【南京寄】

毛劍佩之盛名

(飛明)

毛劍佩的小史，諸君大該都知道是伶人毛韻珂的女公子，譽滿主演過人面桃花及金枝恨，他做電影明星，乃又演過一齣家庭革命，了、賀后罵殿，是伊台、居然榮爲丹桂台讚美，嗣馬連良南下，心跳舞，諸君有在跳舞場裏，一定可以看見馬連良走後，她又要



見她的芳蹤，下月

商友協興會爲患花柳病者告

淫風日熾，梅毒橫行，青年男女，偶或失足，而染此疾者，人延不治，幸成終身殘廢，因而遺害，仁安醫院，院址在

名醫也、對於此病、尤為神妙、因藥於斯、特從三月朔日起、開於花柳一科、如橫痃、淋濁、下疳、梅毒等、持此券至該院包醫者、祇取藥本銀元、荷其病重則十元足矣、內服外搽、注射藥六六六、種種新法、無不備用、決不另取藥費、總之務治其病、斷無誤而後已、此券係醫、限期全愈、以作信用、其處心之美、堪可資因也、而介紹之、

介紹券
玉坊口
四六六
有人醫生
號

雙方束制的家庭

【下】(痕)

「你瞧，新娘多麼美啊！」一個賓客拉了拉他的手說：「他不做一聲，眼中的淚痕欲奪而出，他急忙掉轉了頭，取出手帕擦擦眼淚。」

「開玩笑，是和你鄰居的，你可知伊叫甚名字？」又一個賓客拉了拉他的衣袖問着：

他皺眉皺眼，很不耐煩的應過一旁，他斜睨了眼，像他的昔日戀人，今日新婚的伊。

伊回頭見了他，忽的低垂了粉臉，眼圍一紅，淚珠簌簌的掉下來。他這般光景，正所謂「淚眼相看有淚痕，斷腸人對斷腸人」恨不得擁抱着伊大哭一場。他這般人聽見，反為不美，於是託言小便，溜進跑回家裏。

他回家倒身臥在沙發上，回想昔日和伊情史，如電影一般，映將出來：我倆自幼玩耍——作新人玩——我做新郎，伊做新娘，雙雙的對拜天地；這時我心裏想着，將來能夠這般實行纔好，諒伊也這麼想着。有一次，我和伊共唱夜送寒衣的戲曲——我做韓湘子，伊做湘子的妻。我倆唱到韓湘子出家，他的妻送寒衣來，並勸他還俗時，我忽的發狂似的擁抱了伊說：「我的嬌妻！我有這般美貌的妻，也不出家的樣子，這時全屋的人，嘩然大笑。伊眼睜着了一包珠淚，似欲哭出的樣子，我跪着了伊，好姊妹的央求着，伊纔破涕而笑。我瞧衆人不在時，我問伊道：你願意嫁給我嗎？」她羞答答的俯頭道：「願意！」我很誠懇的握着了伊的手道：「我很愛你，我定娶你為妻！」伊俯首低眉的無語。

「唉！專制的父母，你倆豈不知我倆的心事嗎？伊這般美貌活潑天真的女子，難道你倆不喜歡伊為你的媳婦嗎？誠然，你倆不喜歡，因為你倆不知甚麼「活潑天真」祇說「孩子氣和任性」。你倆喜歡東鄰的伊，說伊怎般的聰明才幹，無論怎樣，我不願意於伊交好。」

三天過了，伊今天回娘家了。他跑到伊的家裏，和伊的母親數語談了一會，他便跑到伊的房裏。他低頭了伊一「姊姊！」已噤噤不



【解起女之夢雪琴】

華晚芳演劇認真

華晚芳女士，是強生影片公司裏的女主角，面貌極像毛劍佩，性情極活潑而和藹，這幾天在杭州攝製外景，以致每日愁容滿面。

閑悶不樂，一般與她同事的人，都莫明其所以然，一時紛紛議論，流言四起，有的說她拍戲過於辛苦，所以如此，也有說她芳心中或有另有的心思，你猜我度，鬧得不亦樂乎，昨天該公司又拍偵探救富女出盜窟一節，飾富女的，就是華女士，等到這一節戲拍好，華女士忽然大哭三聲，說道我日前愁容滿面的原故，是因為我被盜匪劫至盜窟，所以愁恨，現在已被偵探救出，我所以又要快活了，講完了又大笑三聲，這時候同事的人，才知道她愁容滿面的原故，是因為練習劇中人起見，因此沒有一個人不佩服一女士的演戲認真。

三日報告

△上海市學主聯合會反日運動委員會，於前日（廿五）下午開會議決，自今日起，一律停課募捐，充助北伐軍餉，「尚武」。

△近來各中學校以上，皆組織學生軍及童子軍，將來操練純熟，以便一致禦外，「好勇」。

△共舞台，四月初六日開幕，有於初四日設筵宴客之說，「我聞」。

上海舞台之預兆

【寶元】

上海舞台開幕迄今，名角如林，觀者頗盛，三月十四星期日戲，該台排演二十三本狸貓換太子，以坤角劉蘭琴，飾是劇中之惡尼妙修，迨至白眉毛救，孝女破淫尼時，惡尼被捉一場，打得異常緊湊，藍翠佩一本憐，以致忽遭跌撲，一般觀眾見之，食稱元寶翻身，必主大吉大利，雖屬一時之口頭戲言，亦未始非該舞台發育之預兆也。



影照之士女花桃

觀少年同志會之游藝會記

【生恨恨】

甲午（五月十五日）為少年同志會，假座陸家浜中華職工教育館開衛生運動遊藝大會，余承友人請君佐廷隨旁一紙，於九時許即忽忽赴會，會上者極多，極其熱鬧，是日遊藝會，此君演來演去數齣老戲，但聞台下掌聲大作叫好不絕而已。再次為志明女校之春朝曲，唱來頗有精彩，傳得聲聲不少，再次為好友社周文良傳俠二君之十景戲，幕未開時，鼓聲聲，叫好聲，已聲聲并作，二君面塗白粉，一搭一攜，其聲震動，所唱激打嚴嵩，江北空城計，情聲極其熱烈，子仿毛雨調之罵日本人等，可謂滑稽之止，再次為志明女校某女士之唱因為你，女士年在妙齡，服裝既極時髦，態度尤為漂亮，一曲歌吧，掌聲如雷，再次為精勤女學，小術荀仙子，演一年皆幼稚，其為活潑玲瓏，情聲劇因太長之故，不能盡錄，余因尚有共鳴歌聲研究社之蝴蝶舞，一對小情人，瞎子瞎算命等，余因他事未畢，當即回家，遂於燈下泚筆記之。

蔣麗霞之今昔觀

【月玩】

今觀其舞台之將麗霞，固昔年之舊月樓也，為坤角中可造之材，生旦兼工，俱臻絕頂，兼擅武生，藝亦不凡，此次重行南下，與前迥不相同，所演各劇，進步頗速，凡曲曲家，靡不稱之，生旦界定四月初六晚登台，第一夜演花木蘭代父從軍，與小楊月樓，演者所各別，另翻新調，生面別開，第二晚則演蓮香，三晚則演四郎探母，唱句甚多，寄語拍公瑾之辭者，屆時盡往觀焉。



霞麗角坤

